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十六回 聞飛報圖畫中機關 強奏主奉旨拿家屬

詩曰： 佞黨聯謀屢害忠，乘機就隙算英雄。
高年狄母天牢禁，狠毒生成一片胸。

話說孫秀聞報狄青走差國度，攻入單單國，勢如破竹，連奪三關，殺卻四將，番將中他機謀，已經連夜差人上本去了。忽一大得報，他已被八寶公主拿去，狄青眾人已經投降了，又在他國招為駙馬。此時報到三關，孫秀更加大悅，說：「狄青啊，你奉旨平西，反去征剿別國，已有欺君逆旨之罪；又投降敵人，背國招親，這是你差之遠矣。待本官再上一本，先把你的母親取了首級，然後待聖上差人提兵來拿你。」遂呵呵大笑說：「如今看你怎生逃得脫的。」即忙具表一道。楊青心中好不焦急，暗說：「元帥，你豈不曉得龐洪、孫秀屢屢要圖害於你。走差路途，及早收兵才是，有智的人為何投降下邦稱臣？招來於仇敵，罪逆浩大，如今臭名難免了。孫秀此一本上了，營親之命喪在你手，免不得千古皆傳不孝。」范大人心中也是煩悶不樂。二人幾番勸他，諒情阻擋他不住的，本章且由他奏聞主上吧。按下二人憂慮。

再表龐洪自那日接得孫秀前一封書，本章一道，他此時思量：「若劾奏他走差路途，誤伐無罪之邦，須有欺君之罪。到底聖上心慈，況且又是愛寵他的，必然寬恕了，仍命他去平西的。」所以龐洪思想劾奏他不倒，故此本隱而不奏，誤伐單單，看以後還有別事陷於他之算計否？是日又接到此信，果不出他所料，好不歡喜，說道：「賢婿有本說他誤伐無辜之國，欲扳倒他，老夫總怕做不來，所以不上此本。如今他罪大如天，定決送這小畜生之命了。」

到次日，見駕已畢，奏上一本。嘉祐王聞奏，龍顏不悅。龐洪開言說：「此事狄青誤走國度，罪之一也；大殺無辜，不奉旨而行剿，罪之二也；投降敵人，背國招親，罪之三也。陛下若置而不取罪，何以正國法而服忠臣之心？伏乞聖裁。」原來嘉祐王豈不知狄青之罪重大，只因礙著太后，此時想龐洪之言，狄青罪已深了，免不得的，便說道：「龐卿如何定他之罪？」龐洪一想，暗說：「你做了萬乘之尊，主意不定，反叫我想一主張起來，不免奏上，先把其母傷了。縱然狄太后得知，也難怪老夫，此乃公事公行的國法。」即便奏道：「依臣愚見，狄青三罪並為一律，原該全家誅戮。一面差使前往單單國拿了狄青。若單單國抗拒，然後大兵征討便了。」嘉祐王一想，說：「龐卿所奏，一點不差。到底狄太后之面，總要從寬一二。」龐洪聽了，擺佈下來，只得隨著天子，降旨一道，差官前往山西，把狄青之母扭解回來，監禁天牢；又差一官降旨，前往單單國，著令狄青帶罪平西，有功抵罪。倘再抗孤旨，再行擒拿，以正國法，決不姑寬。此時天子降旨陳年前往山西，差遣張瑞前去單單國召取狄青。二位欽差領了聖旨之命，即日束裝，騎馬分道而去。龐洪見聖上如此分斷，好生著急不悅，若然再奏，恐防聖上嗔怒，只得罷了。天子拂袖回宮不表。

狄太后早已得知，長嘆一聲說道：「我想侄兒你既然奉旨平西，重任非輕，如若走差路途，也該早早收兵，罪還小些。如今投順外國招親，罪也該斬。幸得當今仁慈，法外從寬，不聽龐洪之言，不肯加刑。所慮者嫂嫂真乃苦命的，顛顛倒倒有□餘年，今日才得安身，忽又白白起此風波。老身回想侄兒自小看他烈烈威威，好一個男兒漢，只道狄姓香煙已有托賴，誰想又做斷腸，當今若聽了龐賊之言，禍災不小，累及萱親了，但能平服得西遼，還可將功抵罪，倘若貪圖歡樂，還不醒悟，豈非中了奸臣之計？」不表狄太后憂慮之言。

再說陳年欽差一路不停，一日到了山西太原府，早有知府、知縣來迎接欽差。陳爺吩咐一聲，帶他到小楊村狄府內去。原來狄太君的大女兒金鸞小姐配與本省守備張文，只因狄青自從鎮守三關，遠離太君，所以張文常常在狄府內管理。此時正值欽差奉旨來拿犯人，狄太君聽了大驚，張文夫婦魂飛天外，老少幾人戰戰兢兢，小姐驚得面如土色。太君說：「我兒，你兩個不必驚慌。吉凶禍福皆由天命，我兒既犯了重罪，自然累及於老身。你夫婦且在家中看守，莫為我傷損了精神。或者蒼天一念，一路到得汴京，候聖上怎生處置便了。我兒不必傷心。」金鸞小姐紛紛下淚，叫聲：「母親啊，想你年已花甲，風燭之期，焉能抵得風霜勞苦？叫女兒焉能捨得母親遠去！我也要與母親一路同往。」張文聽罷說：「賢妻，你去不得。況且家中無人管理，你是女流之輩，即使與母親前去也濟不得什麼事。我今一同前往，送岳母到京，此是實言。」太君說道：「不必賢婿同行，老身帶得兩個家人足矣。」張文說：「岳母啊，正要小婿送你到京的，若非小婿同往，你女兒也放心不下。」說完轉出外堂，求懇欽差：「大人寬容我伴岳母同行進京，感恩不淺了。」陳爺不是龐洪黨羽，便說：「張文，我有王命在身，不得久留。既要伴送同行，快些收拾，立刻就要動身。」

張文應諾，轉入內廂，叫聲：「賢妻，快些收拾，打好衣包，帶了白金百兩。」此時金鸞小姐無限悲慘，意亂心忙，包整衣被。太君一見，流淚不止，說：「女兒不可為娘悲傷過度哭壞了，相見自有日期。」今日可憐母女分離，好不痛心也。小姐扯住娘袖，依依不捨，切切傷肝。在旁觀者鐵石肝腸也流淚。張文看見他母女光景，忍不住滔滔下淚，勸道：「賢妻不必如此痛苦。吉人大相，母子相逢，自然有日。如今且免愁煩，莫多增母親煩悶。但你生性賢良，我也深知，還須慎重才好。小使丫頭，須禁他穿街行里；一切女尼道姑，不必招接進門。」金鸞小姐說：「相公，一切家中事務妾身自為，不必掛懷。但此去須要好生攜伴母親進京方好。風霜路程，相公也要保重前行。」太君要起程，此時叫一聲：「女兒！」喉中嚔噎，欽差知府又頻頻催促，太君只得出至外堂。金鸞小姐呼天哭地，欽差吩咐將太太上了刑具，打入囚車。只因國法難以徇情，張文武職細小，只是步行隨著太君後頭。兩個家人挑著行李，一同行走。知府、知縣運送欽差起程，小姐倚門觀望母親去遠，肝腸寸斷，哭進內庭。只是世上萬般淒楚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小姐坐在內庭，想來兄弟犯了滔天大罪，今日累及娘親，只望蒼天憐念，無有大災，早日得見娘親之面，妾身方能放得下愁懷。按下不表小姐愁苦。單表陳爺帶至狄太君進京復命，此時聖旨發下，狄太君下天牢也。此事慢題，下文自有交代說明。

再說飛山虎前者奉了元帥命，回歸打聽汴京消息、孫龐計畫如何。是日探聽得明明白白，仍自席雲走路。一連走了五六天，復到單單國來尋狄元帥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狄元帥身在番邦，心在中原。一日，心中思量：「這公主舉止端嚴，知情達理，文武雙全，今日為了我妻，不辱我天朝將士。只可惜他生在外邦，父母雙雙單靠一女，諒情不肯與我同轉中原。我在此間住一日，猶如住一年，如若他不願同行，我自當承別了他，回歸故國的了。前日叮囑了兄弟，叫他前往汴京打聽消息，不知他一去如何不見回音，令人好生愁悶也。」是日，大和日暖，狄爺獨自來到御花園遊玩，莫道北方無景致，奇花異草比南邊，亭臺水閣如圖畫，巧筆摹描別有天。此時元帥正在遊玩，忽有一人在雲端上輕輕叫聲：「元帥！」若論此時，並不是劉慶知道了元帥在此遊園，因他騰雲了三日，尋覓元帥，見他總在宮中，眼目甚多，不好說話，故在空處現身，尋個機會，方好相見。這一日，已是第四天，恰遇元帥遊園，劉慶一見，滿心歡喜，四下無人，按下雲來，不知有何話說。正是：

英雄受困原思主，虎將奔逃只念親。